

# 德国小豪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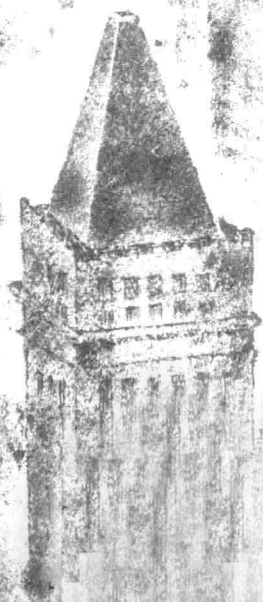
# 德国小豪杰

[德] 培利希·克斯特纳著

孙 远译

崔书琴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德 国 小 豪 杰

[德]培利希·克斯特纳著

孙 远译

崔 书 琴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1插页 53,000字

1933年2月第1版 193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650册

书号10111·1379 定价0.3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一起轰动柏林的少年侦探案。小主人公埃米尔在去柏林访亲的途中，被一扒手窃去身上的钱。埃米尔遭到意外，但机智勇敢，沉着应付。在柏林孩子们的帮助下，对罪犯进行跟踪、围堵。终于擒获了这个窃贼。

本书情节生动，富有吸引力。它向少年儿童提出一个课题，应该从小培养自己什么样的性格和品质？它教育少年儿童，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 埃米尔帮母亲干活

埃米尔是个规矩、有礼貌的孩子。他妈妈是位女理发员。他经常抽空帮妈妈干活。

今天一早，蒂雪白尔太太对他说：“这样吧，现在拿个罐子去给我取热水来！”她自己跑去拿来一个装有香皂水的青瓶子，从厨房间慢慢走进理发间。埃米尔手里握住一个热水罐，也随母亲后面跑来。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房间里坐着一位太太，她的头倒栽在白色的盥洗盆上，巨大的发束松散开来，犹如三磅羊毛向下悬垂着。埃米尔的母亲，蒂雪白尔太太将甘菊香皂液泼进那堆金发里，开始替这位太太洗头。

“不会太热吧？”蒂雪白尔太太问了那女人一声。

“不会，刚好。”倒栽的头回答说。

“哦，这不是面包师维尔特的太太吗？您好！”埃米尔问候说，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你好吧，埃米尔，听说你要去柏林见世面。”倒栽的脑袋发问说。

“唉，到现在他还没真正打定主意呢！”母亲说。“不过，我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消磨他的这次假期？柏林那个地方他从来也没有去过，而且我的姐姐玛塔经常邀请我们上她那儿去玩。她男人在邮局工作，收入很可观。我又不能陪他去，假期前工作挺罗苏的。可是，他也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去的话我的母亲会到弗里德利希街车站接他，他们可以在卖花摊前碰头。”

“柏林这个地方肯定会叫他开心，这不管是哪一个孩子。那里才真正算是大街呢，到了夜里，简直跟大白天一样通亮。再说汽车呐，才多！”

“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汽车吗？”埃米尔问。

“我也是听说的，怎么知道？”维尔特太太说。这时，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肥皂泡钻进她的鼻孔里去了。

“我看，就这样好了，你去收拾行李。”他母亲催促他，“那套新西装，我已经替你笔直地挂在寝室里，

去把它穿上。等我替维尔特太太理完发后，我们马上吃午饭。”

“穿什么衬衣？”埃米尔问他妈妈。

“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你床上，穿长袜要小心些。现在你先去洗个澡，皮鞋换一副新鞋带，快，快去吧！”

“嗯！”埃米尔叫了一声就溜开了。

维尔特太太洗过头后，母亲走进埃米尔的寝室，看见埃米尔不知所措地忙乎着。

“您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发明这倒霉的西装？”

“不知道，真遗憾，你问这个干嘛？真烦！”

“您给我地址，我去把那家伙枪毙了。”

“嗨，你这个人也真难应付，别的孩子没有象样的西装还伤心呢。唉，看来人人都有他的苦处，你也真不好侍候……哦，可别忘了：今天晚上在姨妈家，你问玛塔姨妈要个衣架，将西装外套挂好。挂上之前要先刷干净，可别忘了。明天你可得把毛线衣穿上。还有些什么事呢？手提箱已经打点好了，送给姨妈的花束也包卷好了，交给外祖母的钱我等会儿给你，那么我们现在吃饭去吧。走吧，年轻的汉子！”蒂雪白尔太太用手搂住他的肩头，把他往厨房里推搡。那里，母亲

已经为他煮好了火腿通心粉，埃米尔狼吞虎咽地吃着，只是偶尔抬头看母亲一眼。

“还得快些填张卡片，我替你放置好，放在提箱里最上面。”

“好咧，写就写。”埃米尔答道，一边用手偷偷拨掉落在膝盖上的一条通心粉，幸好母亲没有看见。

“到那里替我向他们问好，注意点，柏林可是跟我们新城不一样，星期天你可以跟罗伯特姨父上弗里德利希皇帝博物馆玩去，要注意规矩些。”

“要不要我向您发誓？”埃米尔说。

东西吃过后，两人走进房间去，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只铁皮盒子，数里面的钱。她摇了摇头又再数一遍，接着问道：“昨天下午到底谁来过这里？”

“托马斯姑娘，”埃米尔说，“还有霍姆太太。”

“怪了，这钱不对。”她边想边数着钱，最后肯定地说：“这里少了八个马克。”

“格斯曼今天早上也来过。”

“没错，现在对了。”母亲从铁盒里取出三张票子。“听我说，埃米尔！这里是一百四十马克，一张一百马克的票子和两张二十马克的票子。当中一百二十马克你交给外祖母，叫她不要生气。可能我上次没寄钱

给她，她会生气。替我吻她一下，明白吗？剩下那二十马克你揣在身上，等你回家时，用它买车票。大概要花十马克，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余下的你外出游玩时用来买点吃的喝的。一般外出，有几个马克放在身上总是要方便些。这个信封，我把钱放在这里头，要记住我说的话，不要把钱丢了，你准备把这钱放在什么地方？”

说完将三张钱票子放进信封里，就交给埃米尔。

这孩子把信封塞进右边的内袋里，一直纳至深处，拍一下，坚信地说：“这样，它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在火车里不要对别人提起你带这么多的钱！”

“唉，妈妈！”埃米尔简直觉得有点委屈，把他想得这么笨！蒂雪白尔太太又把一些钱装进她钱包里去，然后才把铁皮盒子送回柜子里去。

你们当中一些人肯定会有这种看法，一百四十马克用不着象太太与她儿子那样认真讨论，但是你们可能不了解，在当时大多数人挣得的钱是很少很少的，对于无数的人来说，一百马克差不多等于是一百万那样可观的数目了。

埃米尔自小没有父亲，全靠母亲一人把他拉扯大。

母亲在家里替人理发挣点钱。她替那些金黄色头发或棕色头发的太太们洗头，用双手换来一日三餐。只有拚命劳动才能交付得起煤气、煤、房租、穿衣和学费的用款。一旦她病倒了，躺在床上，只好请大夫来治病。这时，埃米尔个子虽然小，却能够下厨房为母亲和自己煮饭吃了。当母亲睡着时，他才抽空拖地板，他生怕母亲看见他干活不安，她会说：“我看还是我自己起身干活好，这屋里简直弄得乱糟糟。”说到这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大家说，埃米尔确是个典型的好孩子，你们也就能够理解并且不会发笑了吧？

你们瞧，埃米尔是多么疼爱他的母亲，所以每当他自己有时懒惰的时候，他会感到惭愧。他的母亲除了工作，就是结帐，除了结帐又是工作，一年三百六十天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时间照管他的学习。那么，他是否因为这样就抄袭过别的同学的作业呢？还是因为这样就可以逃学呢？不！他看见妈妈这样辛苦和劳累，他还能欺骗亲爱的妈妈，还能够去增添妈妈的忧愁吗？

埃米尔确实是孩子们的榜样，不是那种胆小鬼，也不是那种永远不成熟的孩子。他是那种守规矩、讲礼

貌的孩子，因为他本身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尽管这种要求有时对他来说是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但他在这方面已经下定了决心。

每次当他过完复活节回到家里，就会告诉妈妈：“妈妈，我又当了全班的优秀生！”然后他会很满意。他喜欢得到表扬，这点可以在学校和四邻打听到，因为这能使他母亲感到快乐和安慰。他为自己多少能报答妈妈的辛劳感到自豪。反之，只要是为了他，不管什么事，妈妈都不会觉得累。

“快点，”母亲喊他，“我们得上火车站去了，已经是一点一刻了，火车不到两点就发车啦。”

“好啦，走啦，蒂雪白尔太太！”埃米尔对他母亲叫道，“不过，你可要知道，箱子我可要自己提！”

## 门卫班长约瑟克啥也没说

来到家门口，母亲说：“等一等，等马拉铁轨车一到，咱们就坐这种车到火车站去。”

你们当中谁见过，马拉铁轨车是个什么样子？正

好这时有一辆这样的车，从一个角落拐了过来。埃米尔向它招了招手，它就停下来了。

这种叫“马拉铁轨车”的玩艺，实在是跟有轨电车一模一样，是一种走在两条铁轨上的车子。它的车厢结构也跟有轨电车一样，只不过人家有轨电车是用电力推动，而它却用一匹马在前头牵引着行走。埃米尔和他的小朋友们对于那种上下有导线连接着的电车充满着好奇心和幻想，可是新城的市政府却对马拉铁轨车感到颇为满足，至今为止，他们对于电气化的事物一无所知。这样，驾车人也就更为心安理得，右手执着马缰绳，左手持着鞭子，口里喊着“喝，喝，驾！”控制着车子。

如果有人家住市政大街十二号，当他坐上这种马拉铁轨车，要想下车时，只要很简单地用手敲一敲玻璃窗子，驾车人就会喊一声“吁！”乘客就到家了。而真正的停车站大概是在这条街道上三十号或四十六号门牌的地方。不过这对于新城，这种交通车却是很随便的，它有的是时间，马儿有的是时间，赶车人有的是时间，新城的居民有的是时间。要是有人真的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赶紧的话，他就会步行走去……

到了火车站广场，蒂雪白尔太太和她的儿子下了

马拉铁轨车。正当埃米尔用手将他的提箱一勾，平放在地上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咕哝说：“喂，你们是不是要去瑞士？”

说话的人是这当地警察署门卫班长约瑟克先生。母亲告诉他：“不是，我的孩子要去柏林亲戚家过一个星期假。”这时，埃米尔眼前一阵发蓝又一阵发黑，他心里吓得蹦蹦乱跳，心想：“糟了！”

不久前，他曾与一帮中学生偷偷地给一个大公爵的纪念碑上放上一顶毡帽。接着，善于绘画的埃米尔还给公爵的头像画上一个大红鼻子和一撮黑色的小胡子。正当他在快活地画着的时候，这位门卫班长约瑟克突然出现了！

孩子们如电闪般地一轰而散，可是至今心里还害怕叫他认出他们来。

没想到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告状，而是笑咪咪地祝埃米尔一路顺风。埃米尔心里老不舒服，不时他都要想到，约瑟克会不会突然走到他的背后，大吼一声：“埃米尔·蒂雪白尔，举起手来，你被捕了！”然而这种设想却从未发生过。也许这位门卫班长想等埃米尔回来时再算帐吧？

后来，母亲走到卖票处买了一张火车票和一张



月台票，他们就向第一站台走去。新城车站共有四个站台，他们等候开往柏林去的火车，现在只差几分钟就要发车了。

“不要睡着了，我的孩子！不要把花束坐坏了。上车后叫人帮你将皮箱放上行李架。对人要客气，多留意周围！”

“提箱我自己就能放上行李架，别小看我！”

“那也行，你十八点十七分就会到达柏林，到达弗里德利希大街火车总站，千万别提前在动物园那个站下车！”

“行了，别担心，年轻的太太。”

“还有对别人可别象对你妈妈这样无礼。吃香肠面包时，不要把纸乱扔到地上。还有——别把钱弄丢了！”

埃米尔装作有点紧张地按住夹克，把手伸进右边口袋里捏了一捏，这才轻松地说道：“一个子儿也没少。”

埃米尔牵住母亲的手臂，在月台上来回地踱着。

“好妈妈，您也别太过于操劳了！千万别闹病。给我写信，我顶多是呆一个星期就回来，这你也知道。”他紧紧地搂住母亲，她在他鼻子上吻了一下。

这时候，开往柏林的客车驶过来了，埃米尔再一次抱住母亲的脖子，然后提着箱子，登上车厢。随后，母亲递给他那一束鲜花和香肠面包，还问了他是否找到了坐位，他朝她点了点头。

“记住，在弗里德利希大街下车！”

他点了点头。

“还有，外祖母在花摊等你。”

他点了点头。

“记得规矩点，你这淘气包！”

他点了点头。

“和波尼在一块要听话，你们还不认识。”

他点了点头。

“记得写信给我。”

“您也记得写信。”

这里没有列车行车时刻表，估计火车要行驶好几个小时。这时，火车司机喊道：“大家快上车！快上车！”车厢门关上了，火车头喷着汽开动了，一直向前开去。

埃米尔的母亲久久地摆动着手巾，然后慢慢转过身去，返回家去了。她的手巾不管怎么说还捏在手里，因为她多少哭了一下。

她不能在这里呆太久，因为肉店老板奥古斯汀太太还在家里等候着她帮她洗头呢。

## 柏林之行开始了

列车一开动，埃米尔就脱下他戴在头上的学生帽，问道：“日安，我的先生女士们，是不是还有空位子呢？”

当然，那边还有个空着的座位。一位长得胖嘟嘟的，嫌鞋子太紧，脱去左脚的鞋子的女人对她的邻座的男人说：“哎，象这种客气而又有礼貌的孩子，现在这种世道真少见。每当我回忆起我做孩子那阵，天哪！那时的世道简直是另外一种风气。”

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爱说：上帝呵，从前一切都好！这种话埃米尔早就听说过了。所以每当一些人在讲述着从前什么都好，比方：从前的空气是多么新鲜和清爽，或者从前公牛的脑袋甚至比现在还要大些的时候，埃米尔根本就不去留心听，因为说的这些事情大多数是不真实的。说话人是属于那类永